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AS

Distr.
GENERAL

A/39/183
S/16484

16 April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三十九届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29 和 31

纳米比亚问题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1984年4月16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84年4月16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29 和 31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大使

乔斯昆·基尔贾 (签名)

* A/39/50。

附 件

1984年4月16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1984年3月12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的信(A/39/129-S/
16406)。我完全拒绝他毫无根据的指责，并提请你注意以下情况。

我们被指控推行“隔离”制度，就是因为我们不愿屈从于塞浦路斯希族军事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要求。我们被指控从事“种族隔离”，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放弃共同缔造塞浦路斯的伙伴民族的地位。从秘书长的报告和世界报刊上摘引一些片断，也许有助于恰当地说明问题。

“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基亚尼将军今天在马卡里奥斯总统面前严厉指责希族塞人。

“两人当时正穿过法马古斯塔船坞旁边就是有围墙隔开的土族区……

“马卡里奥斯总统说：‘事情都出于此地’。随行的希族塞人区专员接过话题继续议论。

“基亚尼将军转过身，对着他们怒气冲冲地喊道：‘不！不要总是埋怨对方。没有一个土族人在希族区会是安全的。海陆空军协会的事件就是证明。’

“基尼亞将军提到的是希族塞人武装分子进行的一次报复性袭击。他们从英国海陆空军协会基地抓走了十名塞浦路斯土族工人。后来又有23人被扣作人质。”

(摘自1964年5月16日《每日邮报》)作者约翰·斯塔尔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指挥官基亚尼将军今天在法马古斯塔船坞会见希族塞人官员时，无法压抑他对32名土族塞人最近遭到绑架一事的恼怒。

“总统和将军步行穿过船坞，船只欢迎汽笛不时鸣响，震耳欲聋。基亚尼将军听到了一连串对土族提出的控诉。他突然转过身，对着一名官员说：‘你不要向我控诉土族人了，希族人已经从海陆空军协会劫持了土族人。’大主教把手搭在将军的肩上，请他息怒。基亚尼将军回头对他说：‘很抱歉，阁下，我必须对这个人讲清楚。’”

(摘自1964年5月16日《卫报》)作者迈克尔·帕金

“尼科西亚土族区的红新月会医院门外今晚聚满了无声的人群，在伞兵团的护送下，九名土族人的尸体运到了医院。这九人是在13英里外的圣瓦西利奥斯被发现草草埋在村外的。附近还找到了另外三具尸体，其中一名是妇女，但都无法移动。

“在伞兵的保护下，土族人仍在寻找另外20人的尸体。相信这些人也埋在同一地点。据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圣诞节村子周围发生战斗时被杀的。

“人们认为，该村失踪的土族一家七口可能就埋在那里。这户人家的房屋已烧毁，因为有人从屋顶往里投手榴弹。

“墓穴很浅，显然是用推土机匆匆挖成的。尸体被发现时，堆积有两三英尺高。所有的人都被枪杀的。

“有一名男子的手脚仍然绑在一起，成蜷缩状。他头部被子弹打穿。腹部的伤口表明，可能有人把手榴弹扔到了他怀里……”

(1964年1月14日《每日电讯报》)

联合国秘书长在1967年12月8日给安全理事会的第S/8286号报告第126段中提到土族塞人难民1963年的苦难时是这样说的：

“126 1963年12月动乱开始，一直延续到1964年上半年，数千名土族塞人离家外逃，只携带一些能够载得下或拿得动的东西，前往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土族塞人村庄和地区避难……”。

邻近的希族塞人掠夺和摧毁了103个村庄中属于25,000名土族塞人所有的房屋、家财、店铺、果园和农场。损失和破坏的财产达数百万英磅。联合国秘书长在1964年9月10日给安全理事会的第S/5950号报告第180段中概述了这次初步损失情况，原文如下：

“一八〇. 联塞部队对全岛在纷扰期间，包括提立里亚战斗期间，所受的一切财产损失，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在109个村落中，其中多数为土裔塞人村落或混合村落，有527所房屋被毁，另有二千家被抢劫而遭受破坏。在克提马，有38所住宅及商店全毁，另122所部分被毁。在尼古西亚的欧茂非塔郊区，有50所住宅全毁，另在该地及毗邻郊区有240所住宅部分被毁。”

联合国秘书长在1964年9月10日给安全理事会的第S/5950号报告第190段中提到当时的难民问题是这样说的，：

“一九〇. 除在上半年内所受的农业及工业损失外，土裔塞人也丧失了其收入的其他来源，包括塞普勒斯政府雇用的及位于希裔塞人区内公私企业雇用的四千余人的薪金。在此期内，因现有情势的关系，土裔社区内的贸易大见低落，失业人数甚多，因为约有二万五千名土裔塞人成为难民。土裔社区议会用于发展及其他方案的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因为过去自政府领取的常年补助金自1964年起不复发给，所以大为减少。此外，其所余资源的一大部分必须用于失业救济及其他方式的救济工作，因此约有半数的人民靠救济过活。依据土裔社区议会发表的数字，自红新月会领取某种救济的人数约计五万六千人，其中包括失所人民二万五千人，失业者二万三千五百人，失踪人士的家属、残废者及其他人士七千五百人。”

经过1964年整个酷热的夏季，难民们的苦难仍然没有减缓，这一次联合国秘书长在1964年12月12日给安全理事会的第S/6102号报告中表示关切

在当时即将来临的1964年至1965年冬季严寒对难民健康造成的危害。联合国秘书长在报告中是这么说的：

“51. 10月26日、28日和30日，特别代表和他的工作班子访问了土裔塞人在1963年12月事件期间及以后前往避难的难民营和村庄。 经过这几次访问，特别代表认为住在尼科西亚正北方的哈米特曼德莱斯帐篷区的3,000人以及住在科基纳的帐篷或山洞里的800个难民中的许多人需要基本粮食和衣服等救济。 在即将来临的冬季，他们的处境可能危害他们的健康。 因此，特别代表在1964年10月30日的信中呼吁马卡里奥斯总统允许红新月会的救济品免税进港，而又不致破坏政府对外来供应品所持的立场。”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1965年12月10日第S/7001号报告中提到，为了使难民不致在贫困、艰苦、不卫生和拥挤的情况下渡过第三个冬季而作的努力都没有成功。秘书长在该报告第161和162段，对这个人道主义问题是这样说的：

“161. 1965年9月，土族塞人领导在1965年9月18日写给我的特别代表的信中，提请联塞部队注意难民住房这个普遍性问题，土族部族院代理院长说，为了使难民不致再在贫困、艰苦、不卫生和往往拥挤不堪的各种棚舍洞穴中渡过第三个冬季，现已制订了一个建房计划，在各难民户目前居住的地区，提供条件较佳的住处。本计划所需建筑材料，大部分将由土耳其政府提供。然而，由于土族塞人得不到建材，因此谨请联塞部队进行斡旋，以期撤销塞浦路斯（希族塞人）政府禁止运送这种建材的禁令。土族部族院代理院长又说，它将接受联塞部队监督，以确保住房计划所需的建材完全按照当初的原意加以利用。

“162. 联塞部队曾一再向共和国最高（希族塞人）当局提出向土族塞人供应建材，以修建难民住房的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单独的特殊问题提出，而且是当作在土族塞人地区维修和兴建住房和房屋这个普遍性问题的一部分提出。不论以什么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希族塞人）政府都不准放行供难民用的建材.....”

十一年来，由于希方采用刁难阻挠的政策，为了使难民在其家园和村庄恢复正常生活而作的各种努力都遭到挫折。希方的阻挠政策显然表示，在问题获得最后解决之前，它不会同意让难民回到他们的村庄。它甚至阻挠联合国的工作，不让它在重新安置土族难民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现从联合国秘书长1972和1973年报告中引用以下两段摘录，说明在重新安置土族塞人难民方面，缺乏进展和令人沮丧的情况：

“48. 在解决流离失所的土族塞人这个一般性问题方面，毫无进展。重新安置莱夫卡区弗罗伊萨土族塞人村庄的要求……已遭（希族塞人）政府拒绝，理由是对村民来说这样做在经济上不划算。这件事促使土族塞人领导要求重新安置该村庄。在编写本报告时，（希族塞人）政府仍在审查这个问题……”

（S/10842，1972年12月）

“67. 报告所述期间，在解决流离失所土族塞人这个问题方面，实际上毫无进展（S/10842，第48段）。两年来，从未对这个一般性问题进行过谈判，但仍不时有人为重新安置被遗弃村庄而奔走……”

（S/10940，1973年5月）

下面三段从1969年和1973年希族塞人报刊摘录的话等于是希族塞人坦白承认，他们对重新安置土族塞人难民这件事采用了刁难阻挠的政策：

(a) “我们绝不接受土耳其人的荒谬愿望。只要塞浦路斯问题未获解决，我们就绝不让土耳其人重新在奥莫尔菲塔定居。”

（摘自特拉霍纳和内亚波利斯希腊村代表的发言，载于1969年7月份“Deleftea Ora”）

(b)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人想要利用奥莫尔菲塔的清真寺和小学。这两个机构进行工作就意味着土耳其人将回到这个地区来，这种事情决不能发生。”

（摘自1973年6月15日“舆论”周刊）

(c) “奥莫尔菲塔是希腊人用武力征服的，被征服的土地绝不能归还！”

(摘自1973年6月17日“战斗报”)

我要用一个土族塞人学童1976年12月25日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时驻塞浦路斯大使的一封感人肺腑的信来结束我的这封信：

“尼科西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阁下

亲爱的大使：

当我们看到《塞浦路斯邮报》刊登的您向希腊难民儿童赠送一包包礼品的照片时，我们百感交集。

我四岁那年不得不跟着父母同其他6000名土耳其人一起逃离奥莫尔菲塔。过了几天就是1963年的圣诞节，我们又在被雨水淋透了的帐篷里渡过了1964年元旦。1964年、1965年、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1971年、1972年、1973年、1974年……每年我们（穆斯林教）的拜兰节、你们（基督教）的圣诞节和元旦，我们都是这样渡过的，可是，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带来过礼物。

今天我十七岁了。我仍然在盼望着我们在奥莫尔菲塔的房屋得到修复。这么多年来，希族塞人当局一直不允许我们回返奥莫尔菲塔。时间的流逝在希族塞人的蛮横破坏上留下了它破坏的足迹。

我想你们外交家们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奥莫尔菲塔在哪里。奥莫尔菲塔是尼科西亚的郊区。十一年来，我们住在离家二英里外的地方，但无法回家，因为希族塞人当局不让我们回去。

阁下，十一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包礼品，也没有见到过任何驻塞浦路斯的外交官的微笑。我想这是因为外交官们是

派给马卡里奥斯的，而就是马卡里奥斯带头设法消灭我们，同时又设法让全世界忘却我们曾存在于塞浦路斯。

这封信既不是控诉，也不是乞求，既不乞求礼品，也不乞求您的微笑！这封信只是对事实的阐述！……

莱文特·哈桑·鲁索敬上”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29 和 31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

内尔·阿塔莱 (签名)